

EP9 - Slavica Habjanovic_Evelyn

Evelyn：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，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，在我們的節目裡面，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，不同的人的故事，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，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，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，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，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。我是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的郭漪霆 Evelyn Kwok。今天我們的嘉賓是 Slavica Habjanovic，是一位有社會學背景的作家及編輯，她來自克羅地亞，已經在香港生活七年了，接下來，她就會分享她在香港生活的故事

Slavica：我曾經在傳訊業、設計業等工作超過十年，我是一個作家也是編輯，同時我有出版業及社會學的背景，所以我對僑民、身份、文化藝術都很有興趣，都是不同邊緣的議題，以不同的方式積極參與。我覺得我有很多興趣，都是因為我的家庭背景，我的家庭故事和移民的經歷等等，我在墨爾本出世，然後青少年時期移居到祖國克羅地亞，然後，大學時期，我又回到澳洲修讀碩士，畢業後工作了一段時間，之後有機會去到上海及香港工作，所以，現在就在這裡。

Evelyn：精彩的旅程！

Slavica：對呀。

Evelyn：今天來到錄音室，然後聽你稱呼自己的名字，介紹自己，我發現用名字了解每個人，其實是挺有趣的，你對於你自己的名字又有什麼想法呢，可否為我們說說你的名字？

Slavica：當然可以啦，我在澳洲長大，但澳洲人要說出外國名字，其實有點困難，我相信你會懂。

Evelyn：是的。

Slavica：因為你也在澳洲住過，他們都會叫我 Slavica (ca 發音為 sa)，這樣稱呼其實對我來說沒有太多的問題，但在克羅地亞或者東歐，或會斯拉夫語的，他們就會懂得如何正確地發音，有趣的是，在我出世證明上，我的姓氏 J 開頭的，所以是 Jabianovic, 因為 J 的發音和 Y 一樣，但當我開始要上學時，父母就改了我的名字，Yabianovic，當時 11 歲的我有點反叛，覺得每處地方應該都要用我真實的名字，所以我在學校改用原本的名字，這就是我名字的演變，對於人們稱我 Slavica (ca 發音)，我是沒有問題的，因為我亦會介紹自己為 Slavica，尤其在香港人們都可以能夠發出這個名字的發音，當然，未必個個都能標準地發音。

Evelyn：Slavica。

Slavica：對，你可以叫我 Slavica，絕對沒有問題的。

Evelyn：名字背後有沒有什麼意義，有沒有特別意思呢？

Slavica：Slavica 在英文來說就是榮耀，源自動詞 slaviti，意思就是慶祝榮耀。

Evelyn：基於我對你的了解，你的名字就是你呀！百分之百準確。

Slavica：Slavia 也有派對慶祝慶典的意思，所以這是非常之準確的。

Evelyn：對呀，在任何語言去選一個字的話，你完全是一個派對！

Slavica：是的！

Evelyn：你怎樣來到香港的？是否因為工作或是因為你想要不同的人生？

Slavica：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種冒險精神，對於不同地方而好奇，這些好奇未必因為旅遊就可以滿足，但對我來說，我一直都是非常好奇的，尤其對於不同地方的真實生活，雖然我有這些機會，也能夠創造機會，但我都非常努力，我覺得香港對我來說，就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艷而且友好的地方，在香港也能找到好的社區群體，建立歸屬感，我相信之後一定會提及到這部分，但我覺得澳洲依然是有趣的，我在克羅地亞大學畢業後，我非常想回澳洲，然後我在澳洲工作了一段時間，了解究竟在澳洲作為一位成人獨立生活的日子又是如何，所以是非常好的體驗，之後，我覺得我在澳洲的生活體驗也差不多了，不太清楚這樣形容是否正確，澳洲雖然非常美好，但澳洲其實挺內向的，對於了解世界，我還是非常渴望，尤其以不同的角度去盡力了解世界，這難度就不用說了，之後，第一次去了上海，就愛上了，上海非常特別，是有點不可思議的城市。可以見證中國如此大的國家，其實對我來說也很震撼。

Evelyn：當你去到一個新的國家，不諳當地語言文化，不太清楚各種的文化現象等等，其實是很衝擊的，來到香港，我相信你會被認為是西方外派人員，因為英文算是你的母語，那麼在香港，你有沒有曾經感受到自己是小眾的時刻呢？或者覺得自己是邊緣化一員呢？是怎樣的情況？你又有什麼感受呢？

Slavica：首先，我覺得我們需要分開小眾及邊緣化人口的問題，這是兩回事，種族上我是一個小眾，我並非大的種族群體或語言群組，所以我覺得種族上，我是符合少數的部分，但很多時候我也會忘記自己是外國人，我覺得沒有人發現我有什麼不同啊，當然我知道我走在街上還是很突出的，哈哈。

Evelyn：就是喜歡你這麼自信。

Slavica：我就會想，對的，我真的沒有辦法完全融入，因為我的樣貌跟大眾不一樣，但是我不覺得樣貌是個問題，有時走在街上，我覺得自己完全一點都不起眼，當然事實並非如此，哈哈哈哈哈。所以我會說自己是一個小眾，但有趣的是，我有澳洲口音，所以我個人身份有很多部分跟澳洲有連繫，然後就是東歐，我人生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，比起澳洲的故事，大家都對我克羅地亞的故事比較感興趣，有趣吧？我覺得就是那一點的好奇，克羅地亞過去幾年慢慢變成了旅遊熱點。我對邊緣化這議題很感興趣，我不知道有什麼準則將自己歸類為邊緣化人口，但我覺得我不應該將自己標籤，有貶低自己的意味，我在香港有簽證，符合簽證的條件，我有工作，是專業人士，有錢花，有個家，我需要的都有，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是邊緣化人口。我覺得是衡量問題，因為很多人是被剝削、剝奪公民權，完全沒有任何法律權利，例如難民。現在世界上還有一大群這類型人士，但與其直接將我歸類為邊緣化人口，我會說我覺得脆弱人口，而需要簽證生活的人，其實都帶一點脆弱，尤其我自己的處境吧。

Evelyn：你剛剛用以友好形容香港，可以解釋一下嗎，是怎樣的感受？

Slavica：我覺得是種溫柔，但都是來自我個人經歷，而每個人的經歷都非常不一樣，我只能為我自己說話，所以我說的都是由我的角度出發，但香港對我來說是非常溫柔，亦非常好客，有時香港確實有點保守，但香港很包容，允許人可以做自己，用不同的方式展現自己。我剛到香港的時候，我只記得香港有很多很多人，當時剛從澳洲墨爾本搬到香港，但我喜歡這種人口密度，雖然真的有點擠。但當我開始了解我可以在哪裏找到自己喜歡的小地方，可以呼吸，可以有自己的空間的時候，就會發現其實香港是平靜、是溫柔的，亦有慢活的方式，同時開明開放，是個令人好奇的地方。這些香港特點都跟香港歷史有關係，歷史上香港有好幾個浪潮的移港潮，但每個人都抱住來香港大展一番拳腳的心態，所以競爭大，而且激烈，但香港溫柔的地方就是她開明，對不同事物都有所好奇；或許是短暫，有些群體裡，會互相照顧。

Evelyn：從你所說的，我想像到接納，很多人來自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人，都是在香港有不同背景的人士，應該歡迎誰，應該讓誰覺得受歡迎呢？正如你所說，香港人口密度非常高，生活急速，同時亦都有種慰藉或是一種安全感。

Slavica：確實是。同時我覺得我所經歷的都非常特別，非常獨特，因為我有專業簽證，我有收入，甚至可以創造自己的人生，而社會上有極度邊緣化的人口，有些甚至是我們認識的，他們的經歷就非常不同了。

Evelyn：我想回到你剛剛提及的脆弱，你可以解釋多一點嗎？

Slavica：為什麼我會覺得脆弱？我在什麼情景下會覺得脆弱？好，如果你的人生是被工作或其他身份的簽證捆綁的話，會感受到脆弱，當然每個國家都有如此政策，所以我覺得當每個人想移居的時候，其實他們將自己決策權交給了政府，僱主或相關人士。而你可以想像得到，你的人生絕對可以在幾天內轉變，以我來說，我在香港快要七年了，快拿到永久居民身份，但七年很長，是長期的不確定及暫時性，事情可以很快改變，也可以是個有趣的時空處境。在我剛到香港的頭幾年，我經常旅遊，所以沒有太大問題，當時新到港的我不太清楚未來究竟會怎麼樣，在香港亦也沒有太多的朋友，然後慢慢我在這裏建立了我的生活，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間，所以我很慶幸我在香港都建立了自己的一個家。事情改變可以在一夜之間，其實是真的影響著很多人，也有真發生過在很多人身上，當然不單止是香港，其實當今世代有很多人的人生都被他人主宰，而自己卻沒有決定權的，這就是我所提及的脆弱，很多人說你可以回到澳洲可以回到克羅地亞，但十年後，再次回到以上兩個地方，而又是另一個移民旅程，這些都是讓我覺得會脆弱的時刻，但對我來說，我有居留權的地方都沒有直系家屬，這令我更加脆弱。

Evelyn：這種脆弱轉化成了什麼呢？脆弱聽起來很闊，就是因為你的人生可以隨時被反轉，你需要適應順應而流，對嗎？脆弱在你日常生活的細節裏轉化成什麼呢？

Slavica：這個問題很有趣，從來都沒有想過這部分，我的處境其實有點有趣，我沒有認識有很多相同處境的人，但我會去觀察他們，然後去了解他們如何堅持。可能鼓勵自己努力創造自己的人生，當然你的人生並不應該基於一個社會的標準模板，但可以有權利及居留權，在一個地方工作生活置業，意味著你要更加努力去

創造自己，建立自己的家及人生，或許會還你有更大的創造力。和地方的連繫也是重要的，所以我有些好奇我拿到永居的時候，我會有什麼感受呢，現在正在處理，已經讓我覺得安心點了，只希望政府的政策在這幾年間沒有太大的變化，哈哈。我們都有雙線的人生，我們都在澳洲居住過，澳洲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國家，所以大部分人對動盪衝突或者改變都不太習慣，另一邊我來自東歐克羅地亞，這些地區都不停的在改變，很多人習慣不會計劃明天，因為有如此的經歷，兜兜轉轉，我又回到原點。哈哈，

Evelyn：或者就是那種無束縛，對吧？

Slavica：對！當我們講穩定，或會聯想到在那個地方的聯繫，或者那個地方的束縛，可以是負面亦都可以是正面，但事實就是如此，如你所說或許澳洲，或其他你習慣的地方沒有如此多的改變，或許會在這些地方努力工作、置業、生養小孩相對容易，也可以說得上是成就。或者里程碑。

Evelyn：對，就是一個里程碑，你剛剛提及到創造力或者創意，可能是因為你在香港沒有什麼束縛，你工作相對穩定，但事情可以隨時改變，可以突然間被外派到其他國家，甚至，可能因為你的簽證原因被委派到其他國家，所以這種無拘無束，其實培養了創造力，讓你有自由。從你身上我可以感受到這種自由，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令人如此興奮的無拘無束，及當中所帶來的創作空間。

Slavica：我認同，其實意味住你無法根據標準模板去建立你的人生，我自己有一個非常深刻的感受，就是今日有的，明日或下星期未必繼續存在，所以要活在當下，即時行動，或者未必是最好的，但因為我們都會有點焦慮，但同時了解世界有很多人與我一樣，準備好隨時應對改變及動盪，珍惜眼前所有，因為今天有的，未必明天復在，尤其在迅速改變的世界，無束縛還是有些優勢的。

Evelyn：就是因為動盪的世界，讓你有創造力去創造重要、有紀念價值、實質的事物。由於播客沒有畫面，現時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本漂亮的書籍，正放在攝影機前，就是克羅地亞的故事，在開始錄音前，我告訴你，我看完你的引言非常感動，你將我們帶到入你的世界，去介紹你的家，去理解你對家、對文化的概念，對文化的聯繫，根是什麼？家是什麼？奉獻是什麼？愛和創造力又是什麼呢？我理解處於現今世代，有太多未知之數，你可以規劃事情，但隨時有變數，但這一本書美麗動人的書籍就會流芳百世。能夠我們分享多點這本書嗎？

Slavica：當然可以，克羅地亞故事其實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，是我的專欄文集，是我過去十年為澳洲 Croatian Herald 撰寫的專欄文章，是一份社區報章，亦是克羅地亞僑民中，最長時間的出版刊物。

Evelyn：嘩！

Slavica：挺出名的，我為這報章撰寫專欄超過十年，就是塑造了我的十年。我由克羅地亞回到澳洲，然後去到上海再到香港，當我定居香港時，我就結束了我的專欄撰文，當時也是我父母相繼離世的時期，及後克羅地亞有很多改變，加入了歐盟，亦有歐洲移民潮，依然正在發生，但這十年我由學生變成人，哈哈。所以對我來說是一項大工程，剛完成時，我很想可以重新閱讀，所以當其時我就想不如把文章集結成文檔，與朋友分享，然後慢慢我有更多的想法開始，加上設計創作，我與一位非常之有才華的克羅地亞設計師叫 Imelda

Damo，她幫我繪畫了這本書的插圖，就成了現在這本書。你剛剛問，動盪不穩定，或許其實也是對家的一種連繫，究竟什麼是家呢？是種探索，對我來說，我是不跟模板的探索，不順應社會而流，當然當中會有很多的質疑，很多的問題，但你亦都會尋求到答案，可是問題會比任何時候都多。

Evelyn：作為學者，我個人很喜歡書籍是可以給予人問題及答案，營造了空間給我們思考。回到移居及家的概念的問題，你人生的不同時間去過不同地方，將你的經驗變成具體、實質的文字作品呈現出來，清楚表現了你的創造力創意，及你對家的愛及奉獻。而對我來說，看完這本書，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受，就是家未必是一個地方，家是有愛的，家讓你覺得舒服自在及被看見，這本書也是一種文化的頌揚。

Slavica：有趣，那你覺得家的概念有變得更加抽象嗎？

Evelyn：我覺得在香港，家並非一個實體的地方，比如你可以在香港有家的感覺，我猜吧，因為你已經在香港待了七年，你有朋友，你覺得在香港自在。

Slavica：生活還是有點美中不足，在香港不容易，當然我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家，但如你所說的隨時改變，也會讓我問自己，我應不應該在香港投放更多呢？還是會在心裏面有掙脫、不安，但也呼應先前我們聊到的，就是沒有人知道明天會是如何，所以我會選擇適應吧，但生活在香港真的非常不容易，也讓人興奮激動。

Evelyn：這書的變數應該不會太多，書已經出版了，已有實體在世界流傳，都是你對人性的分享表達，你個人對移居、家、家庭、愛及連繫的承諾。我可以在書中感受到你過去十年的感受，因為這些文章都是你過去十年撰寫的。我很明顯感受到你用寫作去展現你的創意及創造力，在不同的地方用自己的文字去表達自己

Slavica：過獎了，其實我想說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自省，我們稍後亦有可能會談及。對於這本書，其實我沒有任何期望，克羅地亞人或僑民可能會看，或許我會送給我朋友看，但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擁有的事物。新書發佈書會當天非常多人來，還有很多不是克羅地亞人，令我很感動。同時如果個人曾經有移民經歷的話，跟書中的故事會更加有共鳴，所以感謝你的美言。其實寫作不單止是一個出口，同時亦是與人連繫的一個橋樑，媒介，多好呀，同時寫作把人連結起來的方式，並非我們可以想像的。讀者可以在書中字裏行間找到歡笑、失落及連繫。其實能令人有深刻印象的，都是故事中的共鳴，我之前有對於這本書遠大的目標，希望可以產生對話，不只是克羅地亞僑民，而在克羅地亞的人民都可以因為這本書而有所感受，產生更多的對話。克羅地亞很小，僑民數字跟依然在境內的克羅地亞人的數字一樣，數目不是大，所以克羅地亞僑民的聲音也有點薄弱，他們亦有點守舊，希望這書可以啟發更多的對話，令不同的聲音都可以被聽見。所以能夠出書我很開心同時，我亦都經歷了很多，對我來說引言真的太難寫了，雖然感覺上我有點在宣洩，但每一次閱讀我都會感動落淚，感到脆弱或迷失或許會給你力量。

Evelyn：要做自己害怕的事情，更加需要力量，正正因為有未知之數及恐懼，恐懼就在你面前，但你從未被恐懼阻撓繼續前進，甚至做得更好，結集成這書，無論結果如何，只希望啟發開展對話，持續的工作會慢慢發展、發大，慢慢對話就不只是群體內，會變得更大，延伸得更遠。

Slavica：當然希望書可以流傳，五年後，內容還是可以引起共鳴的，或許也是一個時間的印證。

Evelyn：當然是時間印證，我們作為學者，仍會用上五、六十年前，100 年甚至 200 年前的書籍作參考。

Slavica：可以用不同的時間、時代背景去理解吧，我出版這書是覺得有趣，有趣的是能夠回望過去十年所撰寫的文章，也是回顧，同時亦發現驚喜，當中也有些內容，我也不敢相信自己曾經寫過這樣的文章。或者最好的方法就是澄清書中並非所有都是我的文章，只是一本我很喜歡的書，哈哈哈哈哈。有些文章內容還是不要讓它公諸於世比較好。

Evelyn：我相信這一類型文章，也有很多人想會想看。哈哈。

Slavica：可能會！

Evelyn：我想問，你在香港有沒有跟其他克羅地亞人有聯繫呢？

Slavica：有，在香港有幾個克羅地亞朋友，大概 10 至 15 個，但由於現在社會變動比較多，所以隨時增減。我們最近才舉辦完晚餐聚會，克羅地亞大使到訪中國，同時他亦是疫情後首次來到香港，他召集了大概 20 位克羅地亞人，舉辦了晚餐聚會，非常快樂的一晚。我當時以為該聚會人會少得可憐，會讓人感得很壓抑，我當時以為我可能會是唯一一個人，但我們過了非常歡樂的晚上，每個人來自不同行業，有些人就如我一樣，在其他國家出世，有些人是真的來自克羅地亞，在香港找到工作，移居香港，所以香港還是有克羅地亞群體的，雖然數量不多，但可以與其他人用母語溝通，是非常珍貴的機會。講個有趣的對比，我有來自印度、中國的朋友，因為是兩個世界大國，無論去到哪一個國家，都會有印度商店、中國超市，都有人講印度語、中文，對我來說，根本無法想像。

Evelyn：作為僑民，被政府或者公營機構認同，是有什麼感受呢？

Slavica：我一直跟政府都有很多聯繫，政府與市民距離不遠，所以我沒有太多的感受，但都有感榮幸的時候，因為我很多工作要經政府合作，例如在澳洲時，我有在報章撰寫專欄，我亦有舉辦電影節，其他文娛活動，所以一直跟他們是有連繫。

Evelyn：你有這樣的經驗，了解香港的歷史及背景後，你有沒有想跟文化機構合作？

Slavica：你指的是香港文化機構？

Evelyn：是的。

Slavica：當然有，我已經一隻腳踏進門了，但困難的地方是，如果沒有香港或者華裔背景，其實很難跟官方合作，當然還有其他人士參與，但他們都是非常專門的人士，所以非常困難。有時我會想究竟什麼可以給我在香港有更大的歸屬感呢，就是跟公營機構，私營機構及大專院校等等接觸，但對非本地人來說都太困難了，亦有太多障礙。

Evelyn：你覺得身處香港能夠完全表達自己嗎？

Slavica：非常有趣的問題，香港會令人覺得受歡迎，但我亦都有認識其他人對香港有完全不一樣的想法，因為他們自己本身的個人經驗及看法，但對於我來說，香港對新概念是開放開明，公眾都願意嘗試新事物，概括來說，全亞洲也是一樣，但我覺得香港尤其喜歡嘗試，在香港事情發生很快，也是香港的文化，所以你可以嘗試新事物，門檻其實相對會低點，但同時不代表質素未達預期，但在香港就可以嘗試、可以學習、可以製造、可以快速做事，但在克羅地亞就很難嘗試新的事物了，會有很多批判流言。永遠有人未開始就想打擊你，在澳洲嘗試的門檻其實很高，但同時質素非常好，意味著要嘗試新事物是非常困難的，比香港困難得多，所以在香港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嘗試不同的事物，所以同時我亦願意多試，希望未來在香港亦可以有不同的冒險。

Evelyn：我完全可以想像，剛到香港能夠看到香港的潛力，就放手一試。因為香港令人覺得自己是受歡迎的，也推動你去嘗試，在香港你不會像在其他地方般被打擊。

Slavica：我覺得這個跟整個城市的生活生活節奏有關，所有是來匆匆去匆匆，變得太快，所以大家可能在兩個星期已經忘掉了你做的事情，哈哈。

Evelyn：香港每天都有太多事情發生了。

Slavica：是的，香港確實是一個發現了解自己的好地方，探索自己的熱情，對於自我、對於不同事物的想法，香港有空間給予人去探索。回到表達這個問題，我希望會有更多創意的空間，我明白實體空間當然對香港來說有點困難，人口的密度，再加上租金等等的問題。但我相信依然有空間可以給予我們去探索創意及創造力。

Evelyn：你覺得自己會繼續在香港生活嗎？

Slavica：會呀，我暫時未有任何計劃離開香港，我人生的這一章還未完呢！而且我人生的新篇章也會在香港，我要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了。2019年後香港的氣氛都不太好，我相信讓我激動的是，究竟未來會什麼令人興奮的事情等著香港呢？

Evelyn：你覺得在香港的未來生活會是如何？

Slavica：不太知道，哈哈。我覺得會是美好、愉快的，因為大家都會將新冠的創傷拋諸腦後，慢慢回復正軌，過去幾星期的活動都看得到香港正在恢復，也很開心我有一段時期可以去了解探索香港的文化，建立自己的小社群，將自己的根埋在香港，這也是兩個世界中最好的事。我們亦可展望更多，希望未來是讓人激動。

Evelyn：我可以感受到你對這地方的激動興奮心情，你對香港的投入，非常有感染力。在香港很多人因為不同的緣故離開香港，他們會說香港不再像以前令人振奮激動，但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高潮低潮，而過去三年香港就經歷過了。

Slavica：這些都是很個人的事情，我的處境是非常獨特，所以我需要從身邊的事物開始思考，而我覺得我所擁有的，其實已經非常不錯，所以我很感恩，其實我想多分享一點，我去年暑假第一次回到克羅地亞，我在克羅地亞留了三個多月，大家可能會想像在克羅地亞玩三個月，多好呀！但其實我想告訴你，那三個月是我人生其中一個最難捱的時期，其中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很久沒有回到克羅地亞，我父母都不在了，所以我在自己的城市，面對的都是能夠把我名字發對音的人，我在克羅地亞也有居留權也有家，但同時在克羅地亞的三個月，我卻是如此迷失。後來我發現到、理解到，我仍處於哀傷之中，因為我的父母離世的關係吧，我需要重新調整跟這個地方的關係，或者將重點放在更多是地，而不是人，當然我有很多朋友，我亦都有其他親戚朋友家屬，但因為疫情，我覺得很多人都變得越來越內向，與家人活在自己的世界，讓我思考究竟這地方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？我需要跟這地方重修關係嗎？心理的掙扎很激烈，同時又美麗，當然也很不容易，難過，所以當時我每天寫日記，很慶幸我寫了日記了，即使日記主要為記下我的情感，很直接毫無掩飾，甚至無厘頭的一些事物，但對我有驚喜的效果，當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，我就想到我要推廣我克羅地亞身份，同時我也在質疑自己身份。

Evelyn：這是為你的書寫上句號的最美好的方式，你創造實體的意念及表達方法，然後回到所有事情的起源。

Slavica：當其時我在思考要不要把名字改回來，哈哈哈哈哈。

Evelyn：感受迷失聽上去是讓人動容的經驗，有甜有苦，就如一封情書給你內心的自己。

Slavica：對，我從來沒有想像疫情恢復後會是這樣，經過 2019 年暑假後，現在是個很好的延續，感覺香港真的是開展了新篇，而我好像還未準備好，所以對我來說是更多的是震驚，亦有苦有甜的時刻，所以我真的沒有確實答案，也一直在此方面努力。

Evelyn：我經常覺得這些就是我們的故事，不需要答案，亦都無需要有答案的存在，就是如此。克羅地亞是你的家；香港亦是你的家；澳洲也是你的家。

Slavica：對，有不同，他們都是以不同的形式、不同事物，讓我有家的感覺，所以事情更變得更有意思，也變得非常複雜。不是人人都有這種敏感，所以我並不會跟很多人分享，因為答案不是他們預期的，或者未必符合他們的想像，所以我好開心可以與一個那麼有同理心的人對話，而且在不同層面上，你都有所了解，而且有共鳴。

Evelyn：對，你書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歡，我會讀出來，因為這跟你所說的完完全全吻合一致「我希望這本書可以成為整體敘述的其中一部分，同時亦是將人連繫起來的媒介，我視這書為對於僑民的經歷及故事分享的奉獻，同時與克羅地亞的對話擴展到全世界。」這不只是你對克羅地亞的情書吧，這是對世界、對家庭的情書。如你所說，不是所有事都需要答案，因為事實就是如此。在節目完結之前，我想問你請你用一句形容你在香港的生活吧？

Slavica：現在嗎？為未來而激動！

Evelyn：很棒，為未來而激動，完美的總結，結束今日的播客，非常感謝你！

Slavica：謝謝你， Evelyn!